

全華叢書



義烏滿心寺鐘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
存已久寺僧曰直曰謚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寂謚
今以甲乙之傳嗣爲住持爰輟衣盂之資購田若干
畝祠公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潛志
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爲義烏人元祐六年
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
改官知萊州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
旣丐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國卜居焉經郊恩
敘復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

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
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
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
之朝廷卽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正
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
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
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
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
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聞詔贈觀文

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郎卹典初行止用侍從
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
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鄉郡
從祀於邑庠並著爲有司之彝典謚之生上距公歿
二百餘年且去家爲浮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
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
之自并以公官閥之概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於
社稷者有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重修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
遊學光武卽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
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爲郡而未爲
國其遺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
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
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爲最著
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爲民師帥
者之職歟釣臺有祠朔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
新於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適始更王侯似

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而鄰
僧怙勢悉奪其恆產以爲己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
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
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
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
修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爲二
俾分佃之咸以爲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
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
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

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
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焉
寮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
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
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
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
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峯繡嶺亭曰
東臺西臺兩亭登臺之路而爲門以識之又作門其
外榜曰釣臺曰富春山庀事于是年之十月而訖役

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
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潛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
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
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
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焉於中不能自己者矣諸
君子藏修游息於斯顧瞻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
風而莫不興起尙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
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潛不
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間爾仕於中朝歷章佩監中尙

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蒞茲郡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爲禮也略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爲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于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成始頒行於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

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於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
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器物之舊而變其稱號以
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
旣立學而廟祀孔子逮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
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
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寘弗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陳
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爲士者百
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
爲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真有周君

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於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卽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爲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于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著其度數齊量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

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
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
非止用于釋奠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
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
從侯修其時事周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
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
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

學有廟尙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勒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簋盞豆登壘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爲僕居其間雖

無能爲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
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
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
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
重爲之記他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爲禮
也畧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旣廟事孔子在著令爲中
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於四方而偏
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
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

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未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
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
花赤名孛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
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錢者
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
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卽其廟食之所致祭
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敘州里之好大德八年

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潛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履屐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覩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於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於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忝有祿食於此而得齒茲

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
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
爲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
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通濟橋記

婆瀕溪爲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
一里所故比舟爲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絙弱弗
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艣或有急而冒險以進
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